

专稿

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前因及后果

安惠侯

摘 要：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社会动荡有着复杂的内外原因。动荡可能开启阿拉伯世界寻求新发展道路的历史时代，但由乱到治尚须时日。动荡对中东格局和美国主导中东事务能力产生广泛影响，但美国主导地位并未根本动摇。

关键词：阿拉伯国家；动荡；西方介入；中国中东政策

作者简介：安惠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 100024）。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1-0001-09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2010年底肇始于突尼斯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一度几乎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动荡迫使突尼斯总统出逃国外，埃及总统宣布辞职；在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下，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巴林群众抗议活动在沙特和阿联酋出兵镇压后，暂时平静下来；也门总统“让权”换取“豁免”，但也门局势仍然复杂莫测；美国等西方列强力挺叙利亚反对派，不断加大叙制裁力度，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巴沙尔处境十分困难。

一、动荡原因十分复杂，各国情况不尽相同

阿拉伯国家发生的动荡原因十分复杂。首先是国内矛盾大激化：1. 物价上涨，就业困难，民生艰难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突尼斯15~29岁的人群失业率高达52%^①，埃及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

① 唐志超：《中东变局与阿拉伯世界的未来》，http://www.comment-cn.net/politics/world/2011/0629/article_35647.html。

门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2. 领导人长期执政，高度集权，贪污腐败，不思改革，缺乏民主，激起民众强烈不满。本—阿里、穆巴拉克、萨利赫和卡扎菲分别执政 23 年、30 年、33 年和 42 年。3. 美国的中东政策损害了阿拉伯民族利益，而有些阿拉伯当权者反而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予以配合，使得阿拉伯民众有着强烈的失落感和屈辱感。最先出事的恰恰是与西方关系良好的突尼斯和埃及，令人深思。4. 一些国家内部固有的部落、教派、民族矛盾激化。5.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和西方国家极力推行的“民主”、“自由”思潮从相反两个方面对阿拉伯世界形成冲击。多种因素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激烈动荡。发生动荡的阿拉伯国家有着许多共同原因，但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

上述种种因素长期存在，此时集中爆发，其中国际因素起了推动作用。一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困难，导致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致使民生问题点燃长年积累的民众愤懑的干柴，形成燎原之火；二是美国因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经济危机等因素，开始从其霸权顶峰坠落，对国际事务主导能力减弱。奥巴马总统调整政策，将美全球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投入减少，主导能力也相应减弱；三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对阿拉伯国家产生强大的示范和激励效应；四是互联网的普及，给抗议民众的串联提供了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心的集团发布不实消息，甚至制造谎言，挑动民众，火上浇油成为可能。

此外，西方大国的插手介入加剧和扩大了中东乱局。阿拉伯世界动荡发生后，美国首先是要防止动荡危及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出于推行“民主”、“自由”西方核心价值观以及防止出现反美、反以倾向的需求，极力将动荡引向“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并趁机推翻对其不驯服的政府。美国开始力保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但随着埃及民众抗议活动越演越烈，美国担心局势失控，转而压穆巴拉克辞职，将权力交给美国信赖的埃及军方，以确保美对埃及的控制。在巴林，掌权的逊尼派只占全国穆斯林总人口的 30%，其余 70%的无权民众为什叶派穆斯林并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有着密切联系。^②巴林什叶派民众的抗议活动引起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君主国的担心，也令美国不安，于是美国默许沙特、阿联酋联手出兵，对巴林抗议民众实行军事镇压。在利比亚，

^② 外交部：《巴林国家概况》，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5/。

主要是长期积累的部落矛盾激化形成动荡。美、欧夸大卡扎菲对反对派的镇压，并对卡扎菲政权予以制裁，随后又利用联合国安理会 1973 号决议，对利比亚发动空袭，支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扩大内战，最后北约国家提供武器并派出地面部队，直接指挥反政府武装力量推翻卡扎菲政权。美国要求也门总统下台，但担心也门演变成各派势力割据、四分五裂、群龙无首的又一个索马里，更担心基地组织趁乱发展，难以收拾，因此对萨利赫总统留有余地。美国煽动叙利亚反对派扩大事态，继而宣布叙利亚总统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并不断加强对叙利亚的制裁措施，公开要求巴沙尔总统下台。美国打压叙利亚有着明显的制衡伊朗的意图。

二、阿拉伯国家的变局宜定性为社会和政治动荡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引起各方关注。美国抢先通过它控制的舆论工具，广为炒作“阿拉伯之春”、“阿拉伯革命”，目的是将动荡引向“反独裁、争民主”，希望亲西方的民主自由派在动荡中发展壮大，进而建立新的亲西方政府，并趁机推翻它早就不满意的一些政权。伊朗对这场动荡兴高采烈，认为是伊朗式伊斯兰革命的重演；基地组织也欢呼这场动荡，呼吁伊斯兰极端势力推翻世俗政体，建立伊斯兰政权；参与抗议的民众也自认为是在进行革命，如埃及民众打出“大饼革命”的口号，旨在突出他们行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不同的国家和势力根据各自的立场、利益和政策取向对这场动荡进行解读和定性。我国媒体经过短暂的混乱后，趋同于将其定位为政治和社会动荡，但也有一些人接受“阿拉伯之春”和“阿拉伯革命”的概念。

笔者认为，首先，这场动荡充分暴露了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众多矛盾，显示了阿拉伯民众求新、求变，寻求合适发展道路的强烈愿望，有可能开创阿拉伯民众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公正民主以及外交独立自主的新发展道路的历史时期。这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必然要经历多次曲折和反复的漫长历史过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动荡与大变革有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旋律。这次动荡主要冲击了一些共和制国家，下一轮动荡也可能会冲击君主制国家。在此历史过程中，有可能在一些国家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人们期待在经历大动荡和大变革之后，一个繁荣、强大、文明、进步、独立自主、充满活力的新阿拉伯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目标不可能短期实现，现在就认为出现了“阿拉

伯之春”、“阿拉伯革命”似为时过早。政治和社会动荡是一个中性的开放性的概念，事态可能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也会演变成动乱或引发外国的军事干涉和入侵；其次，当前事态原因复杂，目标多元，发展方向尚不确定，其爆发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草根性”，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纲领，也不是由某个政党或团体发起，只是在动荡爆发成势之后，伊斯兰势力、民主派势力、精英阶层以及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才先后积极介入以施加影响，力图推动动荡向各自需要的方向发展；再次，在突尼斯和埃及，民众因不满举行抗议，最终导致最高领导人下台和政权更迭，确有一些“革命”的特点；但在巴林，主要是教派矛盾；在利比亚，主要是部落冲突；在也门，既有部落矛盾，又有南部分裂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还有基地组织的介入；在叙利亚，除社会和政治矛盾外，还存在着教派矛盾和民族矛盾。各国情况很不一样；最后，阿拉伯世界共有22个国家，两国未发生动荡，多数国家发生动荡后较快平息，有五个国家遭到动荡的严重冲击，占阿拉伯国家总数近1/4。在发生严重动荡的国家中，都有大国的先后插手乃至操纵。它们的插手和操纵改变了事态的性质，如利比亚。将动荡冠之为“革命”最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至少在客观上配合了西方别有用心舆论导向和实际运作。

三、动荡已经并将继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一，伊斯兰势力崛起。在突尼斯和埃及等已改变政权的国家，已经出现了第一波变化：一是政治多元化，为数众多的政党通过选举争夺执政权，二是阿拉伯民族情绪高涨，民众鲜明地要求独立自主，反对外国干涉；反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三是伊斯兰势力崛起，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已成为突第一大党，并出面组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属下的自由和正义党在第一轮议会选举中获胜。摩洛哥议会提前选举，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成为第一大党，授权组阁。这些伊斯兰政党目前都以温和派的面目出现。利比亚将在数月后举行大选。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斯兰教法将是今后制定法律的基础。^①在推翻卡扎菲的战争中，伊斯兰武装力量发挥了主要作用，在今

^① 陈聪、王振华：《利比亚未来将是一个融合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国家》，新华社2011年11月10日。

后的政治舞台上，也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伊斯兰势力在动荡中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也应该看到，伊斯兰组织在突尼斯和埃及都没有拥有超过半数的选票，阿拉伯国家世俗政党还有相当的影响，多数民众也不接受极端思潮，伊斯兰势力要想发展，必须采取温和路线并与世俗政党联合执政。因此，即使伊斯兰势力控制了议会，甚至主导组阁，也不会出现伊朗式政教合一的体制。同时，世俗民主派势力也在发展，这股势力又分民族主义派和极端亲西方派。阿拉伯民众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极端亲西方派不可能博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世俗势力与伊斯兰势力在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制定何种政策、谁发挥主导作用等方面争斗将会全面展开。基地组织等极端势力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不为西方大国容忍，不可能成为一支重要的参政力量，但其破坏能量不容忽视。

第二，恢复稳定，重建经济困难重重。经济和社会重建需要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执政权威。派系林立争斗，教派、部落矛盾难解，民众无政府主义倾向严重，以及西方大国的插手干预，使得局势难以稳定，政府权威难以建立，经济重建也就步履维艰。突尼斯现有合法政党 114 个^①；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内部派系众多，部落矛盾因内战而加剧；埃及除派系斗争外，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间的矛盾也在激化。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已习以为常，强人统治被推翻，而重建所需要的稳定和权威短期内难以实现，如在埃已爆发新一轮抗议活动，在利比亚，爆发新的武装冲突可能性不能排除，也门局势并不因萨利赫总统“交权”而稳定，叙利亚政府更是内外交困，陷入危机。可以预计，已经和即将成立的新政府，由于党派斗争和“民意”的牵制，很可能都是弱势政府。

第三，地区格局发生变化。埃及仍处在动荡之中，已无法发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作用，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在提升。阿盟决定对叙利亚实行制裁，就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发挥主导作用。但一旦缓过气来，埃及仍将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大国。阿拉伯世界经过这场动荡，元气大伤，内聚力和在中东地区以及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减弱。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则相应增强。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极力介入阿拉伯国家事务，以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土极力向阿拉伯国家推行其发展模式。土对叙利亚态

① 康新文：《“阿拉伯之春”遭遇首场选举大考》，《国际先驱导报》2011 年 10 月 28 日。

度强硬，在土叙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但土耳其雄心如过度膨胀，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感。伊朗则致力于建立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联盟。这不仅遭到美国的遏制，也不会为阿拉伯国家所接受。阿拉伯世界尽管内部矛盾、分歧很多，难以真正团结一致，但毕竟是 22 个国家的集合，不会听凭土耳其和伊朗在中东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美国的主导作用继续削弱。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长期在中东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场动荡中，美国压穆巴拉克交权，使得其他阿拉伯国家当权者寒心；美国主导对利比亚发动空袭，公然干涉叙利亚和也门内政，只会激发多数阿拉伯民众的反感。阿拉伯民众长久以来蓄积的反美情绪，没有因这场动荡而减弱，反而在加强。通过这场动荡，伊斯兰势力在不少国家崛起。即使是伊斯兰温和派，其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也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格格不入。伊斯兰势力和民众的情绪高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将加强。可以预计，动荡后的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就是一例。美国在中东的主导能力会继续减弱，但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并未动摇，但以色列的处境更加困难。

第五，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倾向将继续发展。^①近几年来，在美国霸权主义对中东造成巨大破坏，美国主导国际事务能力下降，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明显上升，中东国家正在寻求适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的大背景下，阿拉伯国家“向东看”倾向加强。动荡后，阿拉伯国家仍将重视对美关系，它们在政治、军事和安全等许多方面还会有求于美，但寻求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借鉴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的愿望更加迫切，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倾向将会继续发展。

四、叙利亚危机前景充满变数

2011 年 3 月，叙利亚民众开始举行反政府抗议游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波及地域越来越广。叙利亚政府一方面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方面对发生暴力冲突的势力进行镇压，但这不仅不能平息动荡，反而激起更强烈的抗议。

反政府组织有“地方协调委员会”，由年轻抗议者组成，成员人数虽

^① 安惠侯：《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评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1 期。

然不多，但是组织抗议活动的主要力量^①；“叙利亚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由国内 15 个政党组成，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民主变革；“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由侨居境外的叙利亚反对派人士在土耳其宣布成立，目标是要推翻叙利亚现政权，并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该组织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此外，还有一支由哗变的逊尼派军官和士兵组成的反政府武装力量“自由叙利亚军”，以土耳其和叙其他邻国为基地，号称有 1.5 万多人，目标是推翻现政权。^②据悉，这股力量得到外国的支持和援助，并受到土耳其、法国等国教官训练。

叙利亚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和挑动。美国要利用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社会动荡之机推翻巴沙尔政权，已是既定决策。长期以来，美国视伊朗为最大威胁，而叙利亚与伊朗关系密切，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组成的伊斯兰什叶派新月阵线的重要成员。推翻巴沙尔政权就等于砍掉伊朗一只胳膊。叙利亚还是巴勒斯坦哈马斯的主要支持国。美、欧等西方国家对叙实施严厉制裁，并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

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发展核计划心怀疑惧，也不满巴沙尔政府与伊朗结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点上有共同利益。它们策动阿盟对叙利亚施压，提出要向叙派出观察员，随后又对叙实施制裁。鉴于阿盟要求西方国家武力干预利比亚内部矛盾，扩大利内战并推翻卡扎菲政权，并不得人心，阿盟迄今还努力在阿盟内部解决叙利亚危机。伊拉克、黎巴嫩拒不参加对叙制裁，阿尔及利亚也不主张对叙过度施压，埃及强调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反对使用武力。俄罗斯反对制裁叙利亚，反对对叙动武。土耳其则对叙态度十分强硬。

西方国家是否会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动武的前提条件是：1. 叙主要反对派一致主张推翻现政权并要求外国军事干预，反对派拥有一支有能力发动内战的武装力量；2. 阿盟正式要求西方大国出兵干预；3. 联合国通过一项可被西方列强视作授权动武的决议。这三项条件目前均不存在。此外，西方要对叙动武，还必须考虑如下几个因素：1. 伊朗、真主党、哈马斯会作何反应？如果它们军事支援

① 唐继赞：《叙利亚稳定面临严峻考验》，《半月谈》2011 年 12 月 13 日。

② 苏革、张家齐、邱永峥：《叙利亚反政府军还很神秘》，《环球时报》2011 年 11 月 21 日。

叙利亚，西方国家势将面临一场地区性战争。西方列强是否做好打这样规模的战争？2. 卡扎菲垮台后，西方媒体讥笑西方取得了“悲惨的胜利”，在美欧经济不景气，欧洲债务危机，2012年美国、法国大选年之际，美欧是否有发动一场此等规模战争的能力和决心？3. 俄罗斯、中国都反对对叙动武，干涉叙内政，主张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危机，不会同意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类似针对利比亚的1973号决议那样可能被西方利用的决议。

西方即使一时难以下决心对叙动武，也不会善罢甘休，还会不断加大制裁措施，大力扶植反对派，并挑动阿盟和土耳其等对叙施压，以压促变。巴沙尔政权只有极力争取尽可能多阿拉伯国家的同情，并在阿盟范围内逐步缓解危机，否则难逃被推翻的下场。

五、我国的应对之策可圈可点

我国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政治解决分歧和矛盾，不赞成暴力、内战，更反对外国军事干预和入侵。我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外国无权认定别国领导人具备或丧失执政权利，更不应该以军事手段推翻别国的合法政权。我国对发生动荡的阿拉伯国家及时提供援助以缓解人道主义灾难，并适时与各派接触，力促通过对话实现政治解决。我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确定国家领导人，并以积极的态度帮助遭受动荡的国家进行重建。我国的上述立场完全是从有关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谋求任何私利，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准则，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广泛的欢迎，且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经过动荡导致政权更迭的国家仍将与我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有人认为：“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站错了队”^①，“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已经过时”。西方媒体正就此进行恶意宣传，国人不应该追随其后，对自己的政府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西方列强利用安理会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发动空袭战，支持反对派扩大内战，大大超出该决议有关设置禁飞区的范围，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西方列强还违反联合国规定，向反对派提供大批武器装

^① 《中国在利比亚问题中是否站错队了呢？》，<http://bbs.hangzhou.com.cn/thread-8204434-1-1.html>。

备并暗地派出地面部队，一手策划、指挥并参与攻占的黎波里，进而推翻卡扎菲政权。中国本着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可能站在西方列强一边，支持它们对利比亚发动这场战争，也不可能过早地承认利比亚过渡委员会。

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并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理所当然要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当今世界，西方列强在国际事务中仍处主导地位，国际秩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重要屏障。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曾说，“主权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①。西方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推行其价值观，散布“不干涉内政原则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主张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目的是为它们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提供理论依据。出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人们只看到西方大国不断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从未出现发展中国家干涉西方发达国家内政的案例。“不干涉内政原则过时论”，到底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这是显而易见的。

The Reasons and Consequenc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Unrest in Arab Countries

AN Huihou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complex reasons of the intense political and social unrest in Arab world.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powers actively involved in it. This unrest will start a new historical period of new development path for Arab citizens. The current round of unrest will last for a time and lead to comprehensive impacts on Middle Eastern configuration. US leading capacity in Middle East affairs has diminished, but its dominance status has not been fundamentally shaken.

Key Words Arab Countries; Unrest; Western Intervene;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责任编辑: 杨 阳)

① 《面向新世纪 联合国任重道远》，《光明日报》1999年12月26日。